

新民主主義的再檢討

新 生 叢 書

II

三民主義的再檢討

張 榆 芳

新民主主義的再檢討

大 楚 報 社 出 版 部

[

1328
MG
D123.0
511

新 生 叢 書
II
三民主義的再檢討

張 榆 芳

大 楚 報 社 出 版 部



1328

中國圖書資料徵集會

新生叢書發刊詞

中國目下正站在歷史的轉換期，不管環境如何惡劣，不管阻碍如何重重，新中國一天一天地成長起來，是不可動的事實。最近三十年來，中國所經歷的變革，不可謂不多。辛亥革命推倒了君主的專制政體，建立民主的共和國，可是這單是形式上的改革而已，本質上絲毫沒有新的變化，中國依然還是停滯在封建主義的階段裡。

民國十五年，在國民黨的領導之下，展開了打倒列強，肅清軍閥的大革命，於是中國對外意識到自已民族的存立，對內逐漸脫離封建主義，向現代化的途徑邁進。在這意義，民國十五六年的大革命，可以說是中國的質的飛躍。

然而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是建築於原子論之上的，它無視東亞——尤其中日兩民族——的運命共通性，從而同文同種的鄰邦却成爲個人主義的民族革命的第一個對象，最後釀成了這次東亞有史以來的大戰爭。這不得不歸咎於國民黨的歪曲的民族主義的實踐。

在過去兩年之中，伴着事變的進展，我國除自己以外，更意識到東亞，所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口號，一經友邦提出，立即在我國引起廣大的響應，東亞協同體的理論

博得我國智識階級的普遍的共鳴。苟認東亞諸民族的精誠團結爲建設大同世界的出發點，則民族個人主義的面影逐漸淡晦，民族協同主義的輪廓日益明顯的甦生中國，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上，不可不說是簇簇新新的。

新中國的建設如何迫切地需要國民的革新，不待我們贅述，本叢書的刊行即爲適應這時代的要求。即我們想以最淺易的文字，提供新中國的新國民應有的教養於一般民衆，使他們得從歪曲的思想和無智之中，解放出來。

我們幸而生在這歷史的大時代之中，我們更幸而在這歷史的大時代之中，得爲文化建設運動的一小卒。我們不敢藐視自己的微小的存在，願追隨文化界諸先進之後，永爲新中國而奮鬥。際茲新生叢書發刊之初，敢述無辭，以明所懷。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

主編者

三民主義的再檢討

一 檢討三民主義的必要

自國民黨發動對日抗戰以來，屈指將二十五月；在這戰鬥過程中，軍民的死傷數近千萬，國土的淪陷及全國面積之半，而文化上的打擊和公私物質上的損失尤不可以數計。然則這空前的戰禍由何而起呢？這不得不歸罪於國民黨的民族主義的歪曲實踐，因此人民痛定思痛，從對於國民黨的厭惡感情，生出打倒三民主義的要求，且這要求隨着黨軍的失利益響徹雲霄，為多數民衆所共鳴；這一點在稍為留心時事的人不致懷疑吧。但是轉眼向西南和西北一瞥，我們首先看到在屢戰屢北的今日，國民政府依然高唱抗戰到底，努力於鐵路的敷設，公路的建築，資源的開發和國防工業的確立。在技術落後，交通阻塞的內地，這些事業的經營不是輕而易舉的，鉅大的人力和財力以外，它尚需要悠長的歲月；由此觀之，足見國民政府的長期抗戰決非單純的要人們的口頭禪而已，它有國內外的同情者做後盾，具相當的實踐可能性。而內地民衆的戰時氣分的昂揚和黨軍將士的作戰的英勇，世上已有定評，不待我們嗥舌。素有儒

弱之稱的老大民族的鬥爭精神的激發，豈要人們的善辯的舌和黨政府的一紙法令所得收效？在這澎湃的民族感情的後面，必有偉大的力量推動着，操縱着，否則它決不會高昂到像今日般的。這偉大的力量是什麼呢？我們認為它就是三民主義，尤其是民族主義。故在現階段的我國，以三民主義為中心，兩大潮流正在進行着搏鬥。在國家存亡絕續之秋，作為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豈可袖手旁觀，坐看成敗？我們不可不對於三民主義決定我們自己的態度，然後起來行動。然而態度的合理的決定是以對於三民主義的正確的認識為前提的，本文即想從客觀的立場，不偏不倚地批判三民主義的思想的性格，進而論定它的價值，以供國人的參考。

三民主義的內容包括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是誰也知道。雖有一部分人非難三民主義相互矛盾，但這決非妥當的批評，因為不可分地統一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正是三民主義的特色。從而分割三者的有機的聯繫，各別地加以考察，不是研究三民主義的合理的方法。在這意義，我們不可不綜合地觀察它們，探究橫貫它們間的根本原理。由於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有機的統一，抽象化的它們才得回復到具體的。

一二三民主義的客觀的背景

一種學說，一種主義決非思想家憑空創造出來的，它的產生必有一定的客觀條件作它的背景。要把握三民主義的真髓，我們就應首先探討產生這主義的客觀的條件。

第一，中國社會在滿洲貴族和漢族官僚，地主及商人的聯合政權統治之下，封建剝奪一天一天的加兇，人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痛苦。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以後，歐西各國尤其是英國的鴉片和棉織品的大量輸入，一方面使白銀源源外流，他方面又使家庭工業受到嚴重的摧殘。鴉片戰爭的結果，五口通商和關稅自主權的喪失，更大張外國商品的兇焰。而二千一百萬元的賠款則使民衆的負擔更加苛重。在這種情形之下，再加上連年災荒，於是太平天國便在廣西起義了。

太平天國是一個偉大的農民革命，它包含着濃厚的民族主義的原素，對內來說，它反對一族專政的滿洲人，和甘作滿奴的地主商人，從其對外來說，它又反對先進的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然而在列強和滿清的聯合戰綫之下，太平天國終究失敗了。經過英法聯軍和庚子之役，列強不但在我國獲得內地經營工業和內河航行的權利，且以借款的關係逐漸統制我國的金融財政，以租借的名義割據了我國的政治上，經濟上和

軍事上的重要地域，劃分各自的勢力範圍。這麼一來，我國便淪入半殖民地之中了，這種半殖民地的地位必然地激發民族主義的產生。

從國際方面來說，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已在前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間，完成其世界分割，世界上形成先進資本主義列強和被壓迫民族的對立的陣營；從此以後，民族解放運動便以反對帝國主義為其內容了。而隨着列強的掠奪的加兇，反抗侵略的民族運動亦就蔓延全球，它們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到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

第二，西歐自工場手工業出現以後，商品生產日益擴大，這種日鼎月盛的布爾喬亞勢力和當時的封建領主的身分特權及地方特權不能相容，於是在政治上便爆發民主革命。十六世紀荷蘭反對西班牙的統治，就是市民爭取民權的第一聲；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又是用黃金武裝起來的資產階級的壯劇；接着美國獨立，法國大革命，所謂「天賦人權」的旗幟便高舉起來了。

我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受着種種條件的妨礙，非常遲緩，因之產業布爾喬亞的力量亦非常薄弱，但在國際民主運動的影響之下，中國的民主運動亦就抬起頭來了。特別在中日戰爭中，日本顯示它的明治維新的成果以後，民主運動有突飛猛晉的發展。

針對着康有爲等的立憲運動；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就在此時形成。到了同盟會成立之時，「建立民國」便在他的綱領第三條具體地被提出來了。辛亥革命雖然推翻滿清，但封建勢力依然存在，軍閥的跋扈和地主買辦的專橫，使民主革命非展開下去不可。

第三，工場手工業，尤其是機器生產出現以後，勞動者便與從前大不相同，他們失去了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單恃出賣勞動力以糊口，資本家就購買他們的勞動力去生產商品。由於剩餘價值的剝奪，工人只有世世成爲工資的奴隸，不得翻身。而且因工作條件的惡劣，工資的低下，新機器的發明和女工童工的雇用，於是殘廢，早夭，失業和饑寒交迫的現象普遍地流行起來，爲了改變這種非人的生活，他們不得不起來追求出路了。英國的大憲章運動，工人盡了很大的作用；法國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則爲無產階級高揚叛旗的第一次。

在中國，舊式工業隨着歐美諸資本主義列強的商品的侵入而解體，在這解體的廢墟上所建立的現代工業，外國資本竟喧賓奪主，占了優勢。在煤礦，鋼鐵以及動力工業方面，民族資本的勢力固然薄弱得很，即在輕工業部門中，也在外資的打壓之下，奄奄一息。民族資本一方在對外關係上佔着下風，充滿了洋奴的買辦性；他方在對內關

係上漸露出資本主義的榨取性。故民生主義中的節制資本，一方鑒於歐美社會問題的嚴重性，謀所以「排斥少數資本家，使人民共享生產上之自由」；同時亦包含着以國家資本對抗外國資本的作用。在農村方面，因土地集中的趨勢日益加劇，大多數的農民都在失地破產中掙扎着，於是「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便成爲民生主義的重要內容了。

爲研究的方便起見，才分別地探討產生三民主義的背景。其實三民主義是統一的，產生三民主義的背景也是統一的。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家以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統治爲革命的任務，乃當然之理，故在檢討三民主義的內容上，我們切忌分割三民主義爲不相聯繫的三段，這一點上面已經說過。

三 民族主義的性格

三民主義之中最重要的要推民族主義，這點試觀孫中山在民族主義的開宗明義第一講裏就說：「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便思過半了。三民主義所以能感人如斯之深，即藉民族主義的魅力。按諸實際，最先教我們中國人以民族主義的當推三民主義；因爲嚴密地說，在過去，不論何種思想從未曾提示過民族主義。「中國人最崇拜的是

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民族主義。三民主義以西洋的近代思潮為基礎，為曾經盛極一時的歐美民主革命的延長，從而不無背離東洋的哲理的地方。僅在這範圍內，三民主義的修正和東洋的原理的復興成為必要。但因此而否定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則不免矯枉過正之譏，非僅如此，復興的東洋思想不可不建築於民族主義之上，否則東洋的原理的復興單有向封建主義逆轉的意義而已，毫無進化的內容。

西洋尙個人主義，東洋重全體主義，乃週知的事實。天父地母的信念我國自古有之；而以宇宙一元的認識為基調的世界一體觀，以帝王為承天命代天行道的帝王天命說，認國家為家族擴大的家族國家觀都導源於這天父地母的信念。歷經堯舜的治世，降及春秋的末葉，孔子祖述堯舜，喝破『政者正也』，以德治為政治的要諦。針對着孔子的是老子，他以『無為而化』為理想。雖一重歷史，一尚哲理，然孔子和老子同樣地以敬天的理念為出發點，形成中國思想的兩大潮流。孟子倡『以德行仁者王』之說，他的理想的政治稱為王道。並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指出王道的主體不存於王而在於民。但孟子的民本思想和西洋

的民主主義大異其趣，它認庶民的思想感情的綜合爲天意反映（天意民本思想），和站在個人分離觀之上的民主主義相比，它乃樹立於至高的全體觀之上的。這麼以物心一如觀爲基調的全體主義卽爲東洋哲理的真髓，中華民族的傳統的思想乃發源於此。

然而我們應注意：過去的東洋的全體從未曾進到民族國家的階段，東洋思想——包括儒教在內——爲民族主義以前的東西。故東洋思想中的全體實不外家族而已。且中國的家族主義是閉鎖的，卽排他的家族主義，換言之，只許個人忠事一家一族，不願他爲家族以上的全體而犧牲。因此家族主義一方和國家主義對立，他方築下個人主義的基礎。當然在中華思想上國家頗被重視，可是這國家並非民族國家，僅爲封建國家——卽部份的國家罷了。儒教發源地的我國，數千年來受儒教的思想的指導，所以不能成長而爲一個民族國家者，卽爲了儒教本質上是民族主義以前的東西的緣故。

這麼說來，全體主義的東洋思想——中華思想——並非國家主義，它乃國家主義以前的東西，換言之，就是家族主義，個人主義，反之，素有個人主義之稱的西洋思想却老早就產生出國家主義來了。

儒教未嘗教給我們民族主義，從三民主義我們方習得民族主義，已如上述；這就

是決定三民主義和儒教的興廢運命的因素，從而我們不得不認三民主義在我國思想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

三民主義不是單純的民族主義，同時也是民主主義的（民權主義）更是社會主義的（民生主義）。且民族主義顯明地有排外的傾向。中國的民族主義所以具有排外的、民主主義的，且社會主義的傾向乃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國家的性質使然。從這裏我們可以觀取中國民族主義的特色和複雜性。

這次事變非但沒有動搖中國民族主義的陣營，且更加深固它的根蒂。標榜民族革命，高唱「焦土抗戰」的國民政府和它的支持者固不必論，即高舉三民主義的大旗，漸起向共產主義挑戰的汪精衛氏，企圖否定或至少企圖根本地修正三民主義的臨時政府和維新政府當局，甚至以世界革命否定民族革命的馬克斯信徒——中國共產黨徒，他們的血管裏也爆發着民族感情的火花。民族意識不僅在指導份子——智識階級，即在工農和一般民衆亦已覺醒，故時至今日，強迫中國的民族意識向封建主義逆轉的嘗試，爲漠視歷史進化的事，徒勞而無功。反之，導低級的民族意識向更高的東亞全體的意識發展才是合於時代要求的上策。在歐美列強的鐵蹄之下度過一世紀的悲慘生活的

中國人，如何熱烈地渴望民族解放，不難想像，從而惟有幫助我國脫離半殖民地慘境的友邦，才配接受我們的衷心的感謝和永遠的祝福。清黨後國民對於中俄絕交政策的不滿，事變前中德貿易的猛進就是上述的感情的發露。今後中國民心的獲得是日俄爭霸東亞的關鍵，而中國民心傾向那方呢，要視誰能真正地幫助我國去完成民族主義以爲斷。

四 民權主義的性格

其次，民權主義（即民主主義，個人主義）在我國也是新的原理。我國的傳統的思想——儒教——單以民衆爲政治的客體，不認他爲政治的主體；它所說的道德是上臨下，下仕上的道德，既非個人和個人間的社會的道德，亦非集個人而成的全體和個人間的道德。從三民主義我們方始知道個人有個人的獨立，有個人的價值，且有個人的權利。

中國的家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不相容，它有便利個人主義的產生的傾向，已如上述，然而按諸實際，我國的家族主義連個人主義也否定去了。那麼這豈不是矛盾嗎？否，這母寧是必然的關聯，因爲閉鎖的家族主義否定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雙方，是它的

本質使然。

民族主義和個人主義一般地被認為不相容的東西。誠然，現在兩者均已抽象化，故是對立的主義。但是這並非兩者的本來形態，當初它們本是統一的，具體的。個人是民族內的個人，是民族一份子的個人，離開民族一步就不能生存。和這一樣，否定個人，與個人對立的民族是無內容的，部份的；反之，包容個人，肯定個人的民族才是具體的，全體的。徵諸歷史，在近代社會的黎明期，民族主義和個人主義不但不不是對立物，却是統一物。封建社會一方妨害民族的統一，他方否定個人的獨立，故作為封建社會的否定而生的近代社會，以民族的統一和個人的解放為前提，乃當然之理。蓋當時的個人主義或民權主義既不要求國家還原為個人，亦未要求家族或其他部份社會還原為個人，它單主張個人應掙斷閉鎖的家族或部份社會的桎梏，直接地參與所謂國家的全體社會而已。這麼說來，可知封建的全體主義——家族的或其他部份社會的全體主義——是反國家主義的；民主主義·個人主義，民權主義却是國家主義的。國家主義既要求個人超越家族或封建國家，直接地參與民族國家，它的實踐自不得不借重個人主義的力量。故歸結起來說，在封建社會的時期，國家主義和個人主義是統一

的，兩者的結合是歷史的必然。

然從他方看來，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分裂也為歷史的必然。在家族或其他部份社會佔支配的優勢的時期，作為它的否定的個人主義和民族主義是互相一致的，它們都以擊破封建社會為共同的目標，可是一旦部份社會廢棄，或至少它的閉鎖性除去，則擁護個人的個人主義自必否定民族，成為徒知有個人不知有全體的利己主義。他方重全體輕個人的民族主義自然成為和這種利己主義根本相對立的東西了。於是民族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統一戰綫分裂，兩者都趨於抽象化了。

但三民主義的個人主義——民權主義——和現在的一般個人主義大異其趣，它和民族主義相統一，決非對立。所以以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並立為理由，非難三民主義的矛盾，不能認為妥當的批評。中國是半封建的，半殖民地國家，統一和解放是最吃緊的問題，從而以擊破封建性為任務的民權主義和以消滅殖民地性為目的的民族主義的結合，對於現階段的中國具有重大的意義，不容否認。在這意義，它們的統一，是歷史的必然。

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統一，一方表示它們的出現，在時間上已遲

了一步，他方同時意味着它們的健全和具體性。發達的個人主義和民族主義彼此分離，共趨抽象化，已如上論；但在它們的本來的統一的再立和具體化的回復正被要求的今日，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合，作為兩者的初期的健康姿態的再現，對於現代的個人主義和民族主義也有積極的意義。

民衆有義務而無權利為我國思想的傳統；即在今日，守舊的官吏尙懷着這種見解，故我國依然停滯在半封建的狀態。因此民權主義的出現受國人的熱烈的歡迎，乃當然之事。在漠視東洋的原理這一點上，民權主義固有值得非難的理由；但在尊重個人，重視個人的責任和自發性這一點上，我們不得否認它的歷史的妥當性。

五 民生主義的性格

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都是舶來品，對於中國是新的理論；但是民生主義却向來為先賢所倡導，儒教就是民生主義的哲學。數千年來，我國的政治並不以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實現，乃以民生主義的實現為目的，正如一部份學者所指摘。

然而三民主義中，最曖昧的是民生主義。它一方和儒教相一致，他方亦可成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民生主義在我國普遍地被尊重，決非出於偶然。民衆在悠長的歲

月間，受支配者的壓迫，不得已度着悽絕塵寰的悲慘的生活；從而生活上的幸福的追求成爲難抑的熱望。民主主義即以這熱望的滿足爲使命的。

民主主義的正當性和必要性，不容否認，可是它的實行不可不與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相併而進，否，它應通過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而實現。但反過來說，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實踐亦以民主主義的遂行爲條件。『中國以內，自北至南，自通商都會以至窮鄉僻野，貧乏之農夫，勞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處之地位與所感之痛苦類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爲迫切，而其反抗帝國主義之意亦必至爲強烈，故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爲了要使全國農工來參加民族解放運動，對於他們的疾苦是應當加以解除的；這專民主主義的實踐遂成爲不可缺少。這麼說來，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實行是不可分的，是互相輔助的。孟子所採的民本思想就是民主主義，但因爲儒教的民主主義並非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同時地被主張，所以結果它終爲三民主義所取代。故惟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有機地相結合的民主主義才爲中國所需要。

孫中山氏在民主主義第一講裏說：『民主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卽是大同主義……』，把立在分裂主義之上的共產主義和以協同主義爲基礎的大同主

義混爲一談，致招來思想的混亂，使後學者迷於歸趨。要之，三民主義所以有共產主義的性質，並非由於民族主義或民權主義，乃由於民生主義。蓋民族主義和標榜世界革命的共產主義積不相容，乃當然之理；而在主張個人的自主性的民權主義領域內，共產主義也不能播植它的種子；惟在曖昧的民生主義裏，共產主義才有它的活動的餘地。

六 三民主義的錯誤和修正

三民主義的內容並不是新穎的，且它和東洋的傳統也不無抵觸的地方。但中國的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狀態既未廢棄，東洋的傳統既偏於一面，則縱令它內容陳腐且漠視東洋傳統，三民主義作爲中國統一及解放的理論，依然有積極的意義，不可貿然排斥的。

然而有一點我們應注意：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中國所處的世界的環境，今日已發生根本的變化，世界思想史亦有顯著的發展。不論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中國的解放如何必要，在世界的環境和思想的狀況不變的今日，拘泥於昔日的民族國家形成和殖民地解放的理論，決不能達到中國解放的目的。三民主義的根本的缺點，即在相異

的歷史的環境和相異的思想史的階段，仍欲以過去的民族國家形成和殖民地解放的理論，謀中國的解放。

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都有相當的合理性，但三民主義企圖以原子論的方法——即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的方法——求其實現，這是它的大缺點。三民主義的矛盾決不存於民族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矛盾；民族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矛盾」——實爲統一——毋寧是三民主義的長所，爲抽象的，互相對立的現代民族主義和個人主義所應該模倣的。換言之，三民主義的矛盾不在於民族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矛盾，乃在於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它們自身的自己矛盾。就是說：民族主義現在已不得依單純的民族主義的方法求實現，民權主義亦不得依單純的民權主義的方法謀達成。然則所謂民族主義的方法，民權主義的方法是什麼呢？要不外乎爲原子論的體系。或稱做自由主義，或稱做個人主義，均無不可。不過這裏所說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不單指個人的自由主義或個人的個人主義，兼指民族的自由主義或民族的個人主義而言。從而原子論的體系中的原子不單指個人，同時亦指民族。既肯定原子論的體系，則個人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並舉決非矛盾，却是整合的，反之，一方肯定民族主義，他方否定個人主義，

才是矛盾。在這意義：包容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三民主義不可不稱為極整齊的理論。既承認原子論，即不得不肯定三民主義；欲修正三民主義，則不可不修正原子論，即不可不修正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

中國要求民族主義的實現是正而又正的，日本非但不應妨害我們，且應積極地幫助我們，因為中國的獨立是新東亞建設的前提。故國民政府的錯誤不在於民族主義的實踐，乃在於以抗日為實踐的方法。國民政府一邊為實現以抗日為手段的民族主義而戰，一邊益益托庇於歐美的帝國主義和蘇俄的共產主義，這是民族主義的歪曲實踐的必然的歸結。歐美諸帝國主義不喜中國的解放，不待論證，蘇俄的共產主義亦何嘗願意徹底地支持中國的國家的獨立？如此則中國雖然企圖以抗日求獨立，但結果徒然強化對於歐美帝國主義的依存——殖民地性的附庸，淪為根本否定民族獨立的共產主義的俘虜而已。故民族解放戰爭和歐美依存強化的矛盾，民族主義的實踐和聯俄容共的矛盾都是必然的。這一切均發源於抗日，抗日政策一日不廢，殖民地化的加速和聯俄容共的實施是不可避免的。

為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我們先應放棄抗日，但抗日的中止決非意味着民族主義

的放棄，反之，中國民族主義的實現却為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前提。然則如何可以揚棄國民黨的抗日的民族主義，使它發展而為親日的民族主義呢？民族主義的缺陷不存在於它自身，乃存在於它所取的原子論的立場，既如上述，所以我們只要把民族主義從原子論的泥潭裏拖出來，移到更合理的基礎上去，就能消滅民族主義的抗日必然性。

為什麼原子論的民族主義會必然地流為抗日的民族主義呢？蓋站在原子論的民族主義的立場，則世界為原子論的體系，中國為這體系中的一原子，從而中國僅意識到世界和自己，而把媒介自己和世界的東亞，自己在東亞的地位，日本在東亞的地位，日本和自己的關係都置之度外。中國既忘了東亞，則映現在中國的眼裏的日本，僅為世界中的泛泛的民族之一，故中日兩國的特殊的連帶性全不被意識着。結果，最近的鄰人反被視為最可憎的東西。既以世界為民族的原子論的體系，這種錯覺可說是民族人生論的必然的歸結。

處在轉換期中的我國，今後最要自覺的有兩點：東亞在世界中的位置和自己是東亞的民族。數千年來關閉自守的中國已經自覺自己是國際社會的一環，這固然不可不

說是一大進步；然而東亞是世界的一部，不得孤立於世界之外，尤其自近兩世紀以來，歐美諸帝國主義，虎視眈眈，從未間斷過侵略東亞的野心，在這情勢之下，中國豈可因急於自己的獨立而忘却東亞的解放？時至今日，爲抵抗列強的集體的侵略，豈中國以單獨的力量所能收效？世界的環境的不變已招致個人主義的沒落，而它不僅是國內的現象，即在國和國之間，現在個人主義也行不通。故民族的解放早已不得依民族自由主義或民族個人主義，應依民族協同主義求其實現。然而如果直接地推行這民族協同主義於全世界，結果必是徒勞而無功；先在有共通的命運和共通的傳統的一定地域內，求其實現，然後以此爲媒介，普及於全世界，這才是合目的的實踐。這麼說來，則中國的民族獨立運動不得以抗日爲手段，應以中日協力爲方法而展開；換言之，中華民族的解放不可不在東亞的解放中，求其實現，乃自明之理。

以東亞爲領域的民族協同主義，以各民族的獨立，平等和個性的尊重爲前提，從而各民族的關係決非支配和被支配的關係，否則一方成爲帝國主義，他方成爲殖民地，兩者間的榨取關係依然存在。然而在協同體的內部，各民族應放棄門戶之見，不可堅持閉鎖的門羅主義。不然則協同體依然爲原子論的結合，並未形成爲緊密一體性。

蓋民族協同體中的各民族固然立在平等的地位，但它們不可不是相輔相輔的機能協同。

要之，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的批判並非民族主義自身的否定，乃原子論的民族主義的否定，從而應是以民族協同主義為基礎的新民族主義的創造。且不但中國民族主義應這壓被改造，日本民族主義亦應如此。

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本來未必是抗日的。它所以成爲抗日的民族主義，直接的原因不可不歸答於以英俄爲中心的國際環境。孫中山氏自身是大亞細亞主義的唱導者。可惜他所主張的大亞細亞主義既未脫離民族自由主義而進到民族協同主義，則孫文主義發展爲抗日的思想亦不得說是偶然的。

原子論的克服不但在民族主義，且在民權主義亦是必要的。在半封建的中國，「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命子亡，不得不亡」的原則佔支配的優勢，人民居於有義務無權利的慘狀，所以民權的唱導，它的意義重大，是不容疑的。然而僅知權利的主張，怠於義務的履行不得謂爲正當。否，百尺竿頭一步進，超越權利和義務的冷酷的觀念，要求個人互相協力忠事於全體，豈非較唱導民權更進一步嗎？關於這點，家族主義所

以有再吟味的必要。家族制度中的封建的，反人道主義的因素——即對上閉鎖，對下否定個人的獨立性——固應清除，但家族內的溫情的協同精神應使它普及於社會。儒教中有這麼的傳統的存在是無疑的，而這傳統的復活和強化正是當務之急。

民權主義中的個人不免是抽象的。平等地視人類為完人的人道主義的精神固是可尊的，然而這麼同質的個人的結合決不會形成活生生的全體。具體的個人不是原子的個人，乃是有個性的，有一定的社會機能的存在。惟在個人間的相互關係脫去了支配和被支配的（身份的，階級的）關係的性質，而被視為機能的存在時，個人和個人的真正的協同以及全體的秩序才得實現。要之，我們不可像民權主義似地單把個人視為權利的主體，亦不可像封建主義似地單把個人視為義務的主體；我們應以機能的協同為基礎考察個人：如此則全體的優位和個人的尊重都獲得了鞏固的保障。在這意義，民權主義不可不為協同主義所揚棄。

作為民生問題的解決策，主張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和東洋的「親和」的精神相背，固不足取，而置經濟上弱者於絕境的個人主義尤有揚棄之必要，自不待言。使每一國民各得其所，乃解決民生問題的最高的理想，所以民生主義也不可採取協同主義

的立場。

七 結論·

總而言之，三民主義是站在原子論的立場的。三民主義雖包含着不少合理的要求，但它們決非如三民主義所想像似地以原子論的方法，得求其實現。苟欲求三民主義的實現，則捨協同主義的方法以外，沒有其他更有效的方法了。即中國的民族主義通過東亞協同體而求其實現，中國的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應在國民協同體上求其達成。而這協同主義且具有世界的意義，得貢獻於世界新秩序的建設。

聯共和三民主義的沒落

一 國共的分合

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中國國民黨在南京，上海，江浙，安徽一帶開始了清黨的工作，石頭城下，西子湖邊，黃浦灘頭，殺斃了成千成萬的共產黨員，這就是現代史上有名的國共分裂，它是以鮮血寫成的一頁。此後十年間，國民黨和共產黨展開了全面的鬥爭，前者標榜「根絕赤禍」，後者高呼「殺盡國民黨」，直到西安事件，雙方才停止軍事的鬥爭。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產黨正式發表宣言，聲明接受國民黨所提出的四條件：（一）取消紅軍及一切類似的武裝組織，（二）取消蘇維埃，（三）根本停止赤化宣傳，（四）根本停止階級鬥爭，於是國共再合作成爲事實了。由「三民主義，匪黨所宗」一轉而爲「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共產黨的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世人無不爲之愕然。

國共再合作表面上是共產黨向國民黨投降，可是事實却巧相反，乃共產黨對國民黨的侵略。何以見得呢？宣傳的巧妙和組織的嚴密，國民黨非共產黨之敵，在秘密活

動時代，優劣已見，何況現在共產黨已取得合法的地位，可以公然地進行有利於己的宣傳，以籠絡人心呢？試觀黨政府佔據下各地輿論的動向，我們不難觀取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消長。不僅在實際的活動上是這樣，且在理論體系上，共產黨也努力歪曲三民主義的觀念形態，務求它的共產主義化。

二 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

三民主義中，共產主義最有活動餘地的是民生主義。然而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仍有與共產主義相對立的地方。馬克斯主義的最根本的原則是階級鬥爭，這是週知的事。但孫中山氏在民生主義第一講裡這麼說：

「馬克斯認定要有階級戰爭，社會才有進化，階級戰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這是以階級戰爭爲因，社會進化爲果。……但是照歐美近幾十年來，社會上進化的事實看，最好的是分配之社會化，消滅商人的壟斷，多徵資本家的所得稅和遺產稅，增加國家的財富，更用這種財富，來把運輸和交通收歸公有，以及改良工人的教育，衛生和工廠的設備，來增加社會的生產力。因爲社會上的生產很大，一切生產都是很豐富，資本家固然是發大財，工人也可以多得工資。這樣看來，資本家改良工人的生活

，增加工人的生產力，工人有了大的生產力，便爲資本家多生產，在資本家一方面，可以多得生產，在工人一方面，也可以多得工錢。這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調和，不是相衝突。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爲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爲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爲要求生存。人類因爲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

所以孫中山氏是階級協同論者。這是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根本差異之一。

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間還有個根本的差異：即前者否定私有財產制，後者肯定私有財產制。在這意義，民生主義是資本主義的，而共產主義是反資本主義的，兩者的性質截然不同。

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雖有上述二個根本不同點，而因有這些差異，共產黨徒在過

去十年間，曾罵三民主義爲「匪黨所宗」，但在「窮蹙邊隅之餘」，明知硬幹走不通，遂不惜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陽示放棄階級鬥爭和土地革命，實則不但暗中依然進行階級鬥爭和土地革命，且斷章取義，引證孫中山氏所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以作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的同一性的根據。然而孫中山不是還說過：「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手段，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嗎？且參諸民生主義立腳於資本主義之上，它以階級協調爲原則這兩點，益可知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這句話，單意味着民生主義的目的和共產主義相同而已，至於它們間的本質上的差異仍無法否定的。

放棄了階級鬥爭和土地革命，共產主義早已不成其爲共產主義，故共產黨徒果有真心放棄的決心，他們無主張維持共產黨的傳統的理由。然而現在共產黨豈肯拋棄黨的傳統嗎？從這點看來，足見共產黨用心所在，爲：「抗日在明處，土地革命在暗處，進行到某一高潮時，就將土地革命放在前面。」

三 民權主義和共產主義

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在承認人民的政權這一點，它是民主主義的，但在擴大政府

的治權這一點，它不可不說是法西斯蒂主義的。由於民權主義的矛盾性，高唱獨裁的藍衣社和醉心自由的民主主義派，都可以在民權主義中，獲得它們各自的理論的根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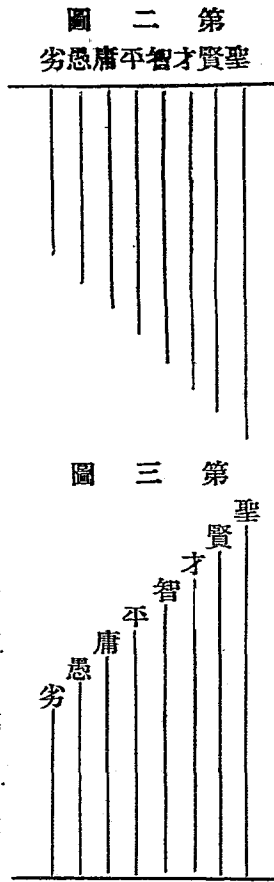
這裏我們想提出民權主義的三個特點：第一是反對自由，第二是否認平等，第三是提倡獨裁。這三點都是代表法西斯蒂精神的。

關於第一點，孫中山氏在民權主義第二講裏，說得很清楚：

「所以中國人現在所受的病，不是欠缺自由。如果一片散沙是中國人的本質，中國人的自由，老早是很充分了。不過中國人原來沒有自由這個名詞，所以沒有這個思想。但是中國人沒有這個思想，和政治有甚麼關係呢？到底中國人有沒有自由呢？我拿一片散沙的事實來研究，便知道中國人有很多的自由，因自由太多，故大家便不注意去理會。……中國一般的新學者，對中國民衆提倡自由，就好像和鴉人講發財一樣。中國人用不着自由，但是學生還要宣傳自由，真可謂不識時務了。……外國人不知道中國的歷史，不知道中國人民自古以來，都有充分的自由，自然難怪他們。至於中國的學生，竟忘却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這個先民的自由歌，真是大可怪事。由這個自由歌看來，便知中

國自古以來，雖無自由之名，確有自由之實，並且是很充分的，不必再去多求了。」

關於第二點，孫中山氏在民權主義第三講中，畫了幾個圖，其中第二圖是假平等，第三圖是真平等。



孫中山氏認為第二圖是表面上地位的平等，是假平等。第三圖賦與聖、賢、才、智、平、庸、愚、劣、各以相當的地位，才是真正的平等。這完全否定了盧梭的「天賦人權」說，推翻了自由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論，是十足的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理論。

關於第三點，孫中山氏在民權主義中，一再提到他的對於政治理論的新發明：就是「權與能分開」。所謂「權與能分開」，就是承認全國人民有權而無能，治權應交

有能的政府去行使。

「我們可以拿三國演義來證明：譬如諸葛亮是很有才學的，很有能幹的……：在君權時代，君主雖然沒有能幹，但很有權力，像三國的阿斗和諸葛亮，便可以明白，諸葛亮是有能沒有權的，阿斗是有權沒有能的，阿斗雖然沒有能，但是把甚麼政事都託付到諸葛亮去做，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够成立很好的政府，並且能够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吳魏鼎足而三。用諸葛亮和阿斗兩個人比較，我們便知道權和能的分別。……：現在成立共和政體，以民爲主，大家試看這四萬萬人是一類的人呢？這四萬萬人當然不能都是先知先覺的人，多數的人也不是後知後覺的人，大多數都是不知不覺的人，現在民權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這四萬萬人，都有很有權的，全國很有權力，能够管理政治的人，就是這四萬萬人。……：我們親在實行民權，四萬萬人都是皇帝，就是四萬萬個阿斗，這些阿斗，當然是應該歡迎諸葛亮來管理政事，做國家的大事業。歐美現在實行民權，人民所持的態度，總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於權和能沒有分開。中國不要蹈歐美的覆轍，應該要照我所發明的學理，要把權和能劃分清楚。人民分開了權和能，才不致反對政府，政府才可以望發展。」

中國要分開權與能，是很容易的事，因為中國有阿斗和諸葛亮的先例可援，如果政府是好的，我們四萬萬人便把他當作諸葛亮，把國家的全權都交給他們。」（民權主義第五講）

把這段話總括起來，則孫氏的民權主義的原則就是個人獨裁——諸葛亮式的個人獨裁，大家把政權交給一個最有能力的人，來管理政治。這麼說來，它和意大利的墨索利尼獨裁，德意志的希脫拉獨裁不無一脈相通的地方，而和共產主義却站在對立的地位。

然而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最近數年來，放棄了固有的黨綱，以布爾喬亞民主革命的領導者自居，掀起全國的民主運動，且在理論上抹煞民權主義的法西斯蒂性，極力發揮它的民主主義性，這究竟爲什麼呢？原來共產黨的企圖是：「聯合各黨各派，才能孤立國民黨，用民主共和國，才能推翻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政權——國民政府。」

四 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

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和共產黨所標榜的世界主義即國際主義相對立，自不待言。

孫中山氏在民族主義第四講裏，曾這麼排斥世界主義：

「……所以便生出一種似是而非的道理，主張世界主義來煽惑我們，說世界的文明要進步，人類的眼光要遠大，民族主義過於狹隘，太不適宜，所以應該提倡世界主義。近日中國的新青年，主張新文化，反對民族主義，就是被這道理所誘惑，但是這種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應該講的。」

其次，孫中山氏主張恢復民族的地位，首先要恢復中國的舊道德。

「……因為我們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國家雖亡，民族還能夠存在。不但自己的民族能夠存在，並且有力量能夠同化外來的民族。所以窮本極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民族主義第六講）

這麼說來，可知孫中山氏想以舊道德作爲復興民族的武器，但共產主義則反對一切舊道德，斥爲封建思想。這也是兩者的對立地方。

可是中國共產黨十幾年來放棄了世界主義，努力挑撥民衆對日感情，罵國民政府爲賣國政府，迫它不得不上抗日的歧路，它的用意何在？一則因三民主義和共產主

義本是不相容的兩個思想，因此國民政府是共產黨的革命對象。但自知以軍事的力量推到國民政府，爲不可能，乃出以挑撥離間的伎倆，促成對日開戰，借日本的力量，以貫徹自己的野心。二則自滿洲國成立以來，滿俄國境空氣緊張，爲減輕日本對俄的壓力，中國共產黨策動種種陰謀，利用國民黨爲傀儡，對日挑釁，使日本不能專心對俄。所以「必須在目前最高潮的抗日救亡來宣傳，在抗日的口號下，共產黨才能廣大的普遍的滲透到國民黨的各項組織內，來工作，來爭取，甚至於很小的同鄉會，青紅幫，保甲等組織，都要派人進去，來組織他們，宣傳他們，爭取他們」。『我們黨——共產黨——在抗日的策略下，來把持，利用各黨各派各軍的矛盾，來分裂他們，引誘他們。……我們假抗日救亡的號召，來分離削弱和消滅反革命勢力，等到革命情緒到了最高潮時，我們黨即以迅速的手段，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完成社會主義的革命』。

五 結論

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爲對立的思想，既如上述，則曾經驅使五十萬黨員爲反對三民主義而死的共產黨，宣言信仰三民主義，不啻爲對於三民主義的誣蔑和侵略。以國

民黨的組織和共產黨相較，前者不及後者遠甚，故二年以來，不但在民衆方面，即在國民黨的下層組織中，共產黨也伸入它的魔手。且同時努力歪曲三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務使它淪爲共產主義的附庸。在國共合作的現狀態之下，國民黨已遇到了空前的危機，即聯共和三民主義沒落間的必然關聯性，是國民黨的最大的苦悶，爲解脫這苦悶，自難怪國民黨的元老汪精衛氏毅然脫離重慶，發表和平通電，主張與日攜手，打倒共產黨。

國民政府口口聲聲高唱爲三民主義而抗戰。但照現在形勢看來，勝則共產黨坐穩漁利，敗則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境，黨政府縱不爲國家着想，難道也不爲自己着想嗎？三民主義本身含有不少合理的地方，只要脫離了對立的原子論的立場，改就協同主義的立場，它今後仍不失爲建設新中國的指導原理。我們不忍坐視孫中山氏以四十年之歲月和無限的心血所創造的三民主義，爲共產主義所在吞滅，敢向國民黨員進這麼最後忠告：三民主義須通過東亞協同體方得實現，聯共抗日徒招致三民主義的沒落而已；趕快打破歐美依存的心理，回頭未遲！

書 叢 生 新

II

討 檢 再 的 義 主 民 三 ✓

角 壹 售 實 冊 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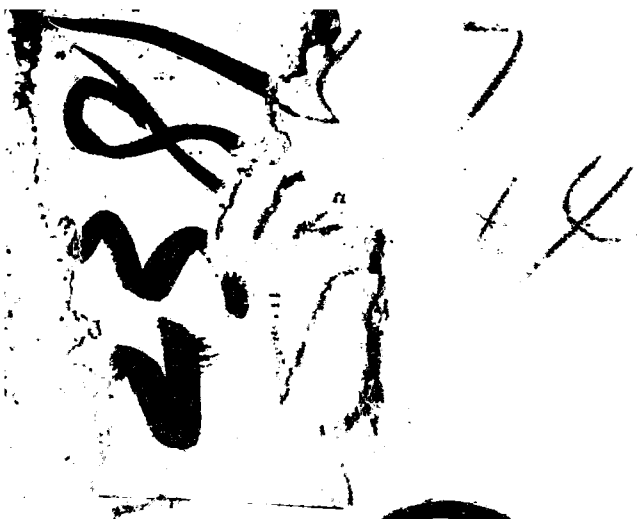
著 者 張 榆 芳

主 編 者 張 榆 芳

發 行 者 大 楚 報 社 出 版 部

漢 口 江 漢 路 一 二 三 號

版 出 日 五 十 二 月 七 年 八 十 二 國 民



每册

KBC
G
693.0
11